

姚江黃梨洲先生點定

易學

經學

學禮質疑
禮記偶箋
儀禮商

周官辨非
學春秋隨筆

辨志堂藏板

重刻經學五書序

四明萬生福攜其大父克宗先生所著經學五書見示
中間言禮者四學禮質疑二卷禮記偶箋三卷儀禮商
二卷周官辨非一卷言春秋者一學春秋隨筆十卷按
其作書之日則春秋爲康熙辛酉後所成而禮學四書
尤生平所注意其詰嗣授一先生爲次第版行之者也
萬生云乾隆庚申三月其家復不戒于火遺書盡爲煨
燼此冊從友人插架攜歸者先人著述如一髮之引千
鈞倘遂因此滅絕則某之罪滋大亟謀諸同志重梓以
廣其傳而乞余一言爲之序竊惟先生爲梨洲黃公入
室弟子故其學皆務實踐覃研經典務去勦說雷同傳

會穿鑿之病其立說以爲非通諸經則不能通一經非
悟傳註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亦無由悟傳
註之失因是由博致精而深求乎造化之微妙凡所解
駁悉發前人所未發出馬鄭後千餘年數百家辯論之
外故雖老師宿儒讀其書者無不心折首肯而信其必
傳于後無疑也先生纂春秋凡得二百四十二卷癸丑
秋燬于火不畱隻字茲編所載乃辛酉館于海昌陳氏
所作者陳氏力能著書故先生搜羅更倍心力耗竭癸
亥七月至昭公而先生遽捐館矣賁恨以歿年甫五十
有一其一生具載梨洲先生墓誌銘及鄭禹梅梁所著
跛翁傳中而郡邑又各志其行事若惟恐失其人者則

先生之人與先生之學其不朽惟均也顧不幸再燬于
火流傳久遠尚將有愛慕之者抉剔出之況其歿世未
久遺書尚存忍令其浮湛散失而莫之或顧者乎余嘉
萬生之志爲助其刻資之半而重爲序之如此乾隆戊
寅六月德州後學盧見曾書

學禮質疑序

六經皆載道之書而禮其節目也當時舉一禮必有一儀要皆官司所傳歷世所行人人得而知之非聖人所獨行者大而類禋巡狩皆爲實治小而進退揖讓皆爲實行也戰國秦漢以來相等于于戈智術之中僉以爲不急而去之數百年之耆舊旣盡後生耳目不接久矣漢儒煨燼之餘掇拾成編錯陳午割得此失彼又何怪其然乎鄭康成最號通博而不知帝王大意隨文附會輒形箋傳有宋儒者繼起欲以精微之理該其粗末三代之彌文縟典皆以爲有司之事矣朱子亦嘗修儀禮經傳不過章句是正于其異同淆亂固未彈駁而使之

歸于一也其時唐說齋創爲經制之學繭絲牛毛舉三代已委之芻狗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而欲推行之于當世薛士隆陳君舉和齊斟酌之爲說不皆與唐氏合其源流則同也故雖以朱子之力而不能使其學不傳此尙論者所當究心者也吾友萬充宗爲履安先生叔子世其家學六經皆有排纂于三禮則條其大節目前人所聚訟者甲乙證據摧牙折角軒豁呈露昌黎所謂及其時而進退揖讓于其間者也此在當時顧人人所知者于今則爲絕學矣不謂晚年見此奇特其友魏燕公方公爲之先刻數卷充宗以爲質疑者欲從余而質也余老而失學羣疑填膈方欲求海內君子而質之

又何以待質充宗亦姑以其所得叅考諸儒必求其精
粗一貫本末兼該鑿然可舉而措之無徒與衆說爭長
黃池則所以救浙學之弊其在此夫姚江黃宗羲撰

自序

學禮質疑者何大自丁未學禮以來心有所疑取其大者條而說之而質之吾師梨洲先生者也始大請於先生曰學禮有疑求之註疏而不得求之唐宋以來諸儒而又不得以經說禮其可乎先生曰然又請於先生曰易書詩春秋而下左國公穀去古爲近可擇而取也外此如汲冢竹書之類非古而託之於古附會多而確據少置而不道其可乎先生曰然大於是首取戴記諸篇相對次取儀禮與戴記對次取易書詩春秋及左國公穀與二禮對見其血脉貫通帝王制度約畧可考用因所得竊著於篇因歎禮之爲禮發爲恭敬辭讓之心而

將之以俎豆玉帛行之以登降拜跪在淳古之世人皆學禮毋或自外然猶恐其徒習乎末而不得其原故又戒之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於乎先王之禮教如此三代而降聖人不作禮制廢闕義固不明數亦難考賴儀禮禮記稍存一二大槩而諸經諸傳有可以旁通而互見者先儒立說不能通貫往往拘文牽義襍以識緯又其陋者於周說窮卽推爲殷夏就其所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得乎此而不可通乎彼嗟乎禮數之未知何足以明禮義大不自揣私謂禮教弘深學者務使禮經與諸經傳逐節關通如大海之潮百川支港周流灌注從是而求之庶有以得乎恭敬

辭讓之原而因以見先生制禮之義焉萬斯八書

學禮質疑目錄

卷之一

古歷分至不繫時

古歷無二十四氣

秦時夏正由不韋始

商正改月改時

商周改正

周詩周正一

周詩周正二

郊唯日至一禮祈穀不名郊

祈穀禮不同郊

郊社樂章

太社祭地在北郊王社祈報在國中

北郊主月

禘祫一事上

禘祫一事下

禘歲舉以午月

魯禘不追所自出

卷之二

東周祖文宗武

兄弟同昭穆

宗法一

宗法二

宗法三

公子宗道三圖

并說

大宗百世不遷之圖

并說

小宗五百則遷之圖

并說

宗法四

宗法五

大夫士祭高曾祖禰

宗法六

氏族

宗法七

爲人後

宗法八

族譜

歐譜式
萬氏族譜

蘇譜式
諸說

附山陰劉子譜式
萬氏世紀

適孫承重一

適孫承重二

承重妻從服

庶子爲其母黨服

鄉飲酒禮席次

學禮質疑卷一

四明萬斯大允宗著

古歷分至不繫時

造歷者必求端於分至分至者四時之中歷之所由以爲準也愚以爲周秦以前至不繫冬夏分不繫春秋稽之經傳易曰至日閉關郊特牲曰周之始郊日以至左傳曰土功日至而畢孟子曰千歲之日至此皆泛言短至而不繫之以冬也左傳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此實指周正短至而不繫之以時也月令仲夏之月云日長至仲冬之月云日短至此從夏正言二至而不繫以冬夏也雜記

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此以周正言二至而亦不繫以時也。蓋就日之長短極至而言。則曰長至曰短至。就日行南陸北陸之極至而言。則短至曰南至。其曰日至者。則二義兼之。郊特牲又云郊祭迎長日之至。後世因以短至爲長至。蓋一取極至之至。一取來至之至。意不同而義不相妨也。獨周官大司樂有冬日至夏日至之稱。夫周正建子。改月改時。當短至時立春巳半月。當長至時立秋巳半月。卽欲繫以時。亦當以春秋而不當以冬夏也。世傳周官創自周公。周公聖人也。豈其戾本朝正朔。加以非時之名。至於二分在夏。正則當春秋。在周正則當冬夏。謂之分者。

以日夜至此而均長短自此而分也。又以其當卯酉月日行至此而適中故亦曰日中。左傳曰：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周正也。月令：仲春之月，云日夜分；仲秋之月，云日夜分。夏正也。觀此則無論夏正、周正皆無繫之以時者。然則繫時始自何時？曰：自漢始也。有夏之後，建丑，建子，建亥，皆不得其平。漢武時造太初歷，改用夏正，而分

至啟閉

立春立夏爲啟
立秋立冬爲閉

始均二十四節氣之名始立。至

繫冬夏分繫春秋亦自此始也。蓋夏時分至與啟閉前後相距皆四十五日。周正啟閉之後卽遇至分至分之距啟閉前止十五日。後乃七十五日。其多寡相懸雖云司歷之推測有常，星辰之宿離不貸，揆之於敬授人時